

岁
月

我在国会图书馆的
My Year'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王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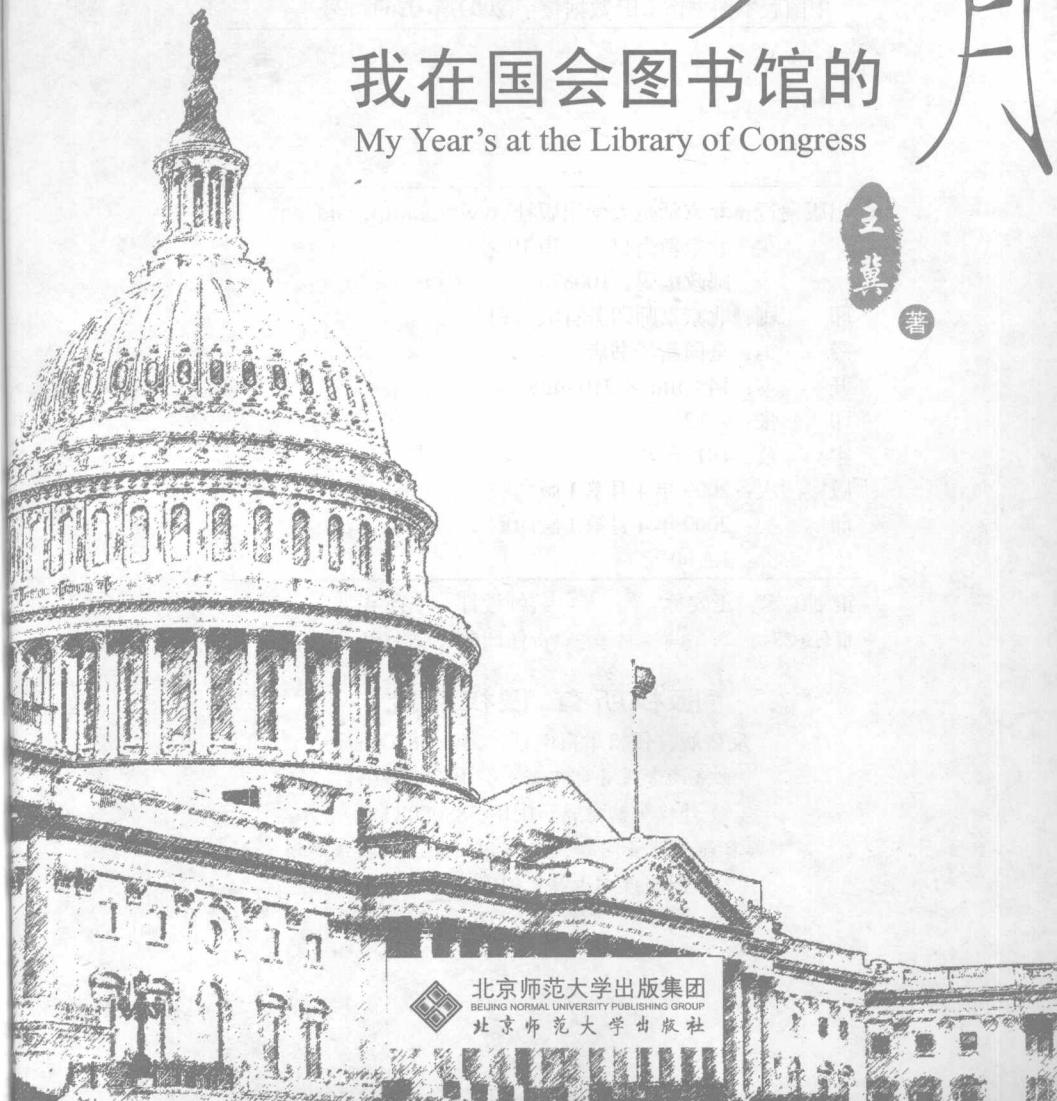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岁
月

我在国会图书馆的
My Year'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王冀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我在国会图书馆的岁月 / 王冀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303-09876-7

I . 我… II . 王… III . 王冀—自传 IV . H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6984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 mm × 210 mm

印 张: 4.125

字 数: 10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策划编辑: 王安林

装帧设计: 李葆芬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马鸿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言

我在 1958 年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到 2004 年退休，很幸运在这个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藏书宝库里工作了近半个世纪。我一直打算把我在美国图书馆界闯荡的经验和体会记录下来，与广大同仁们交流和分享，并且为有志于图书馆工作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参考。到今天，我终于可以达成这一心愿。

我来到美国时刚刚高中毕业，大学本科读的是农科，那时根本没想到会从事图书馆方面的工作。机缘巧合进入国会图书馆，最初也并没有指望会长久待下去。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图书馆工作的兴趣与日俱增，渐渐无法割舍了。于是在图书馆的工作成为了我一生的事业，所以说人生总是这样充满着未知的惊喜。

近 50 年在国会图书馆的工作生涯，带给我各种各样的体会。我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国会图书馆的前辈、上司、同事们的照顾关怀，幸运地从图书馆助理做到中文部主任。为知名学者、政界人士以及对各类中国问题有兴趣的研究者们提供参考服务的过程，让我乐在其中。能有机会与众多学术界巨擘接触，让我获益匪浅。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的人们都有各自的梦想。我在图书馆的工作、学习、自我提高、自我实现的经历，就是实现我的美国梦的过程。

几十年来，我在这片领域尽心尽力地工作。虽然在一些事情上遇到过挫折，尤其是退休前十年国会图书馆中文部的风波，但我无愧于心。毕竟人生总有起伏，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看到中国图书馆界与世界同行的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紧密，我深感欣慰。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共事四十多年的老同事们。他们的指导和协助是我最弥足珍贵的财富。

目 录

前言		
一	初识国会图书馆	1
二	工作机会	3
三	国会图书馆简介	6
四	最初的工作	11
五	编写中国科技工具书	16
六	科技部的工作	18
七	中文收藏沿革	23
八	光荣进入中文部	28
九	国会图书馆善本书典藏	33
十	中文部的工作伙伴们	39
十一	前往香港	42
十二	首次回国	47
十三	担任中文部主任	58
十四	促进中美图书馆交流	62
十五	国会图书馆里的中外学者	69
十六	与美国政界人士的往来	79
十七	重返香港中文大学	82
十八	其他工作	86
十九	经历“9·11”	90
二十	中文部去留风波(上) ——图书馆逆流	92
二十一	中文部去留风波(中) ——我的退休与中文部的终结	100
二十二	中文部去留风波(下) ——余波和回响	106
二十三	国会图书馆内幕	110
二十四	中文图书馆今与昔	115
	后记 作者小传	124



初识国会图书馆

人生的旅途总是出人意料难以预知。

1949年我从北平只身来到美国。起初，我希望从事于自己更喜爱的文学、戏剧和电影方面的学习。不过，由于受到父亲以农为本思想的影响，进入马里兰大学的农科专业，并获得农学学士学位，算是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毕业后，我没有从事与农科有关的工作，而是转而学习历史，并在乔治敦大学教书，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同样，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也是自己未曾料想到的。

我第一次去国会图书馆是在1949年11月。当时我刚到美国不久，还在纽约曼哈顿学院读书。感恩节假期到华盛顿的表兄表嫂家游玩。期间，他们带我去国会图书馆参观游览。

我的表兄表嫂对国会图书馆十分熟悉，他们常来看书，表嫂还曾在图书馆帮中文学者打过字。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座闻名遐迩的学术殿堂。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今后的人生旅途会和国会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

国会图书馆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美国国会。在国会图书馆中文部，我

我在国会图书馆的岁月

看到书库里数以十万计的中文书籍，实在是吃惊，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竟然有如此浩如烟海的中文藏书，完全可以成为弘扬中国文化的基地。

那次我还见到了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Arthur W. Hummel 博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韩慕义，是全美国最知名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于 1928 年成立的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就是由韩慕义博士一手创办的。我参观时中文部有 30 万册中文藏书。每一位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必定会来这里查阅资料。

同时，我还见到了另外一位就职于国会图书馆的中国学者——吴光清博士，他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韩慕义采购和整理中文书。他是第一个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吴博士是一位很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学识渊博、为人谦和，对人和蔼可亲、无微不至，总是很热心地帮助每一位前来阅览的读者。

国会图书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是设施条件，还是工作人员，给我的感觉都非常好。我根本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自己会来国会图书馆工作，更没想到自己真的会与韩慕义、吴光清这两位先生共事。所以说，人生的道路往往难以由自己完全设计掌握，想到的事未必会做到，没有想到的反而机缘凑巧得以实现。

二

工作机会

我和国会图书馆的缘分，要从撰写话剧剧本《女人万岁》开始说起。

我自幼热爱话剧，在国内时就有机会参与过话剧演出，并结识了田汉、曹禺、吴祖光、丁力、于是之等知名剧作家和演员。1952年，我在马里兰大学读书期间遇到了一批对话剧同样热爱的中国学生，并一起排演了话剧《女人万岁》。这是第一部在美国公演的中国话剧，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肯定。这部剧本就是由我独立撰写的。

撰写剧本期间，国会图书馆是我查阅参考资料的主要场所。这一剧本的完成，我利用了图书馆很多的资源，这也是我在国会图书馆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工作的开始。

通过《女人万岁》一剧，我认识了其中一位参演演员王恩保，英文名叫 Joseph Wang，他就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比我大15岁，1935年从北平辅仁大学外语系毕业，中文、英文水准都是一流。王恩保1937年来美国留学，之后留在美国，1957年在国会图书馆做远东编目组副主任。

1957年，我为乔治城大学的杨觉勇教授拍摄关于日本陆海空三军档案胶片。杨教授是日本史领域的专家。日本军事档案是麦克阿瑟将军占

我在国会图书馆的岁月

领日本时运到美国的。由于档案极为珍贵，杨教授决定把这些宝贵资料拍摄成缩微胶片保存在图书馆里。我由于幼年在国内东北上学时学习过一些日文，所以参与拍摄工作。拍摄地点就是在国会图书馆。

这段时间，我认识了远东编目组主任，日裔美国人——常石 (Warren Tsuneishi) 博士。他 1920 年生于美国加州，参加了二战，战后在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常石博士是在美国很有名的日裔美籍学者。通过拍摄胶片，我们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1957年底，档案拍摄工作快结束时，常石和王恩保找到我问我不要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可以试试。应聘国会图书馆的职位需要经过考试筛选。我所应聘的职位是编写中文书目的卡片，考试的内容是书法。王恩保知道我汉字写得不错，所以觉得我应该可以胜任。而且我在考试之前也做足了准备工作，我在国会图书馆看到了还正在使用的卡片，就问王恩保等人他们认为哪张卡片写得好，然后我再把这些大家公认写得好的卡片借回家按照此类字体风格练习，这样就可以投其所好，更有机会获得评审的青睐。

考试时有 27 人来应聘，这么多人来竞争这一个位置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其中有些是在美国的华人老学者，还有外交官夫人等等，大部分人都认识。

考试时，每人发 10 本书，要求把书名、出版社、出版日期、作者、页数用钢笔工整地写在 10 张卡片上。写完以后就把卡片放入信封，然后把所有的卡片混在一起由国会图书馆内部人员评分，谁得分高谁就可以获得这份工作。这样的考试过程很有趣，就像小学的写字比赛一样。我没感到有什么心理压力，毕竟自己已经有了一份外交学院的工作，就算没有被选上也无所谓。可是看得出来，其他的应聘者都很紧张，因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在美国找工作还是相当困难的，机会少而且要求严格，有了工作机会大家都会全力以赴。

我正在写字的时候，有两个同样来参加应聘的朋友已经放弃了。他们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王冀，我看你还是别写了，看看那么多老先生都写得一手好字，我们肯定都没希望了。”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还是决定接着写完。小时候，父亲督促我每天写三百字的小楷，有一定的书法功底；再加上之前投其所好的专项突击，熟悉评分者的标准，所以自己还是有些把握。写完字，交上卡片，我就回家了。因为我当时还在国务院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兼职教书，也没把这当一回事。

一个月以后，王恩保打电话给我说：“你写的字在所有应试者中评分最高，入选了。”当地的华人得知后都很佩服我，赞扬我书法好。几个熟悉我的朋友还奇怪，来问我说：“看你平时写的字很难看，为什么考试就能写这么好？”

得知入选的消息后，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放弃外交学院的工作去国会图书馆。王恩保等朋友们极力建议我去图书馆，因为那里的工作很稳定，也有很好的福利，包括健康保险、社会福利、退休金等等。外交学院的工作我很喜欢，但是并不稳定，每年都要重新签合同。

我拿不定主意，就去问外交学院院长 Howard Sollenberger，我称他苏先生。他是我在中国就认识的故人，也是他介绍我去外交学院工作的。他说：“你在国务院工作，我将来很难在事业上能给你帮得上忙，由于你没有入美国国籍不是美国公民，看来作外交官的机会并不太大。”我思考再三，认为苏先生说得很有道理。加上那时我即将结婚，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来维持家庭，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国会图书馆的工作。

三

国会图书馆简介

美国国会图书馆成立于 1800 年，是全世界规模最大、收藏量最多的图书馆。1958 年时全馆约 1500 名工作人员，到 2004 年我退休时全馆有 4200 多名员工，最多时曾达到 5000 人。国会图书馆的前身是国会图书阅览室，位于国会一角，为国会议员提供阅览读物。1815 年国会图书馆决定把 Thomas Jefferson 总统的价值 28000 多美元的个人收藏买入，作为藏书。随后图书馆的收藏越来越充实。其国家图书馆的功能得到不断加强，但依然保留着为国会服务的主要职能。到 2000 年，即建馆 200 年时，国会图书馆已有多达 1.34 亿件收藏品，其中有 3200 万本成品印刷书，280 万件录音制品，1250 万件照片，530 万件地图，550 万件乐谱，将近 6000 万件手稿。其中的藏书铺开有 530 英里长。图书馆的藏书中只有四分之一是英文书，另外四分之三包括全世界 460 多种不同语言的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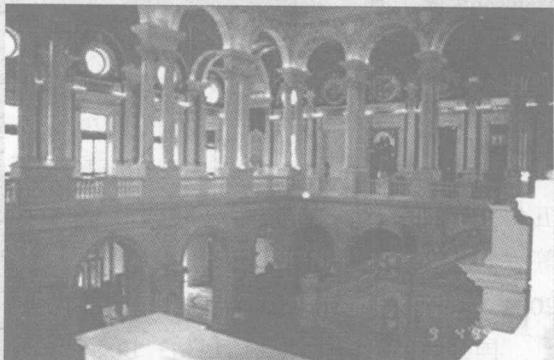
国会图书馆的收藏中包括大量手稿，由专门组别负责管理保存。其中包括 23 位美国总统的手稿。美国从胡佛总统开始有以总统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以保存该总统的手稿和其他资料。在胡佛之前的总统没有各自的图书馆，他们的手稿就全部收藏在国会图书馆。另外还有以前的公使、

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很多名人，包括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手稿都在国会图书馆保存。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保存原始资料的图书馆。我一直希望能收集到一些中国知名作家、剧作家以及政治人物的手稿，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蒋氏父子等人的手稿。可惜因为人力、财力不足，都没有成功。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手稿现在都保存在胡佛图书馆。另外，我还想借着一些中国名人，包括丁玲、王蒙等人访问美国的机会，请他们做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把声音资料保存下来。可惜最后也没有成功，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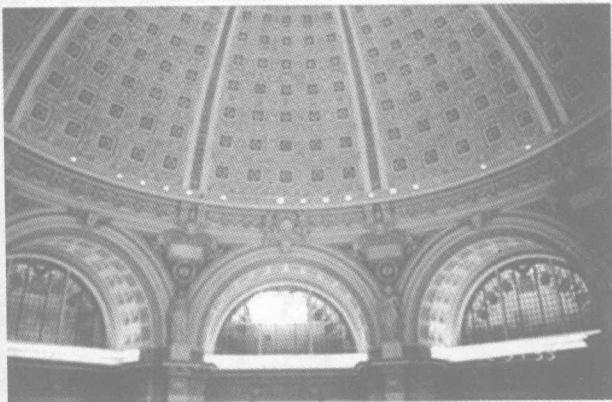
国会图书馆的面积也是世界最大。国会图书馆第一座大楼于 189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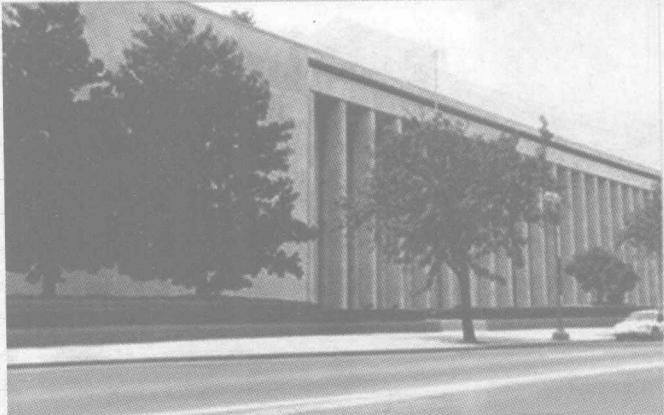
◀ Jefferson 大厦全貌。



由二楼俯瞰 Jefferson 大厦大厅。▶



◀ 国会图书馆阅览室穹顶。



Madison大厦。 ►

建成，被命名为 Thomas Jefferson 大厦；第二座于 1938 年建成，叫做 John Adams 大厦，刚建成时由国防部使用，二战结束后交由国会图书馆；1981 年第三座 Madison 大厦完工。三座大厦总面积加起来可能比国防部五角大楼还要大。另外图书馆在各地有若干处仓库收藏唱片、音像制品等。我的办公室从 1957 年到 1997 年一直在 Adams 大厦，从 1997 年到 2004 年退休搬到 Jefferson 大厦。

国会图书馆的组织部门包括：馆长办公室、国会研究部、国家版权局、



作者在国会图书馆 Madison 大厦前。

图书参考部、图书采购编目部、发展计划部和法律图书馆等主要部门。

馆内设有馆长、副馆长、5个助理馆长、人事处长、Inspector General 工作监督等办公室。工作监督办公室不同于其他部门，他们独立工作，可以调查全馆上下任何部门任何职员，美国每个政府机关都有这样一个办公室。

国会研究部为国会议员提供咨询研究等服务，有七八百名研究员，涵盖各个领域，其中一半以上有博士学位。可以说是美国最大的智库。

全美所有的出版品在印刷制作前必须把样品和目录交至版权局，得到代号，才可出版，出现盗版时，将由版权局出面调查。通过版权局，国会图书馆可以方便地得到每件在美国发行的出版品。

法律图书馆，有100多研究员，从事研究各个国家的法律问题，包括远东组、欧洲组、中东组、拉美组等。

我在国会图书馆的岁月

图书参考服务部 (Library Services Department)，是为国会以外的读者提供参考协助等服务的部门，中文部就设在图书参考服务部名下。全部共有 2000 多名职员。既为大众服务，也为政府机关和学术机构服务，并向图书编目采购部推荐需购买的图书。

图书编目采购部，有近 1000 名职员，执行采购并在购入新书后进行编目。他们的采购和参考服务部的选书是分别独立执行的，所以避免了在采购图书中可能发生的地下交易。国会图书馆的编目标准是全美的统一标准，全美各个图书馆都以国会图书馆的编目标准为依据。采购部目前在世界各地还有 6 个采购中心。

发展计划部，主要负责国会图书馆的管理和规划，部门不大，但经费很多，帮助图书馆在自动化进程方面有序地进行。

国会图书馆的预算由国会预算委员会批准。美国的财务年度从 10 月 1 号开始，到第二年 9 月底结束。国会预算委员会内部有一个立法预算小组，专门审核图书馆经费。在 2004 年我退休时，国会图书馆每年有 5 亿美元的预算，其中大多数都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薪水，买书的开销相对并不太多。

因为国会图书馆并不是国家公众图书馆，读者数量并不大，每天的读者大概几百人，往往都是做学问的研究者。以中文部为例，每月大概共接待 150 人左右。每位前来的读者，我们都会提供全方位的学术服务，帮助查找资料，提供参考，协助读者完成研究项目等。

四

最初的工作

1958年春天，正是华盛顿草长莺飞、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开始了国会图书馆的工作，也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我来美国前没怎么去过图书馆，对借书阅览程式都一无所知，更不要说整个内部运作了。好在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上下同仁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带领我真正走进了图书馆学这个既充实又有趣的知识海洋。

国会图书馆远东编目组每天会有几百种新书入库，包括中日韩等东方书籍。中文部的工作流程是书到的当天下午先把书籍分门别类整理好；第二天上午交由编目组选择登记；经过审核校对以后，再制作书写卡片；然后把书目编写完成的书籍交给吴光清先生上架。很快，我就对这一套工序相当熟悉了。

当时，国会图书馆东方书以日文藏书最多，中文藏书其次。我自己的工作是每天在远东编目组书写 200 多张书目卡片，然后拿到国家印刷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把书目卡片交给印刷局经理进行印刷。这位经理对中国很有兴趣，对我很好。在整个图书馆里，我是年纪最轻

我在国会图书馆的岁月

的亚裔工作人员。远东编目组的同事除了中国人、美国人外，还有日本人和韩国人，大家对我都很友善。我自己也很努力，做完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也会帮别人完成他们的任务。休息时同事们会在一起谈天说地，大家都对我鼓励有加，说我很有潜力会成为远东编目组主任。

1958、1959 那两年，东方部共计采购了 1 万多本中文书籍并经我手编目，我通过这样的工作也大大增长了见识。

在图书馆工作的我和未婚妻的收入都不错，完全可以支撑两人的共同生活，于是我们决定结婚。

我们邀请了 200 多人参加婚礼，也算是小有规模了。婚礼仪式在一个教堂举行，酒会设在燕京楼饭店。图书馆东方部的同事们都来道贺，大家都非常开心。当天晚上，我们开车到麻省 Cape Cod 海湾度蜜月一周。

婚后每天早晨我先开车把太太送去上班，自己再去图书馆。每天上午 7 点钟离开，下午 5 点回到家，生活都很有规律也很安定。

1948 年时担任北平国立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在解放后从台湾来到美国。那个时候，他在国会图书馆做一个编目员。我看在眼里，心里很难过，北平国立图书馆是当年中国最顶尖的国家图书馆，结果馆长现在却在美国做一个小小的馆员。

我和袁先生接触很多，经常向他请教图书馆学的问题。袁先生对我也很好，非常和善。他说：“我现在看似确实很委屈很潦倒，但是想想，我已经是 60 多岁的人了，在美国除了做图书馆馆员还能做什么呢？能有这样的一份工作我也很满足了。”他还对我说，我是图书馆亚裔职员中最有前途的年轻人，不要觉得图书馆工作不好，这是很有趣的工作，要持之以恒做下去，而且最好能做别人不能做或者没做过的事，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袁先生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时刻留意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做出些与众不同的成绩。不久，我就真的遇到了一次好机会。